

「现代思想译丛」
第三辑

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



通过身体思考

[美] 简·盖洛普 (Jane Gallop) 著
杨莉馨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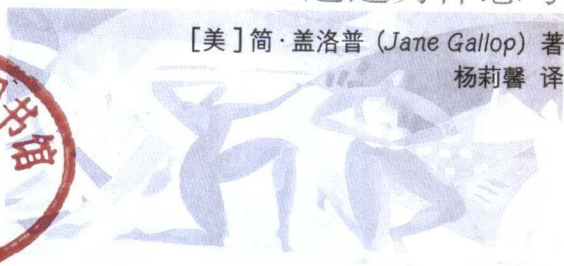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

[现代思想译丛]
第三辑

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

通过身体思考

[美] 简·盖洛普 (Jane Gallop) 著
杨莉馨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过身体思考/(美)盖洛普著;杨莉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

(现代思想译丛.第3辑/吴源主编)

ISBN 7-214-03895-1

I. 通... II. ①盖...②杨... III. 妇女—社会学
IV. G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0434号

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

Copyright©1988 by Jane Gallop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2004 by JSPPH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2-097

- 书 名 通过身体思考
著 者 [美]简·盖洛普
译 者 杨莉馨
责任编辑 杨全强 朱晓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奥能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插页2
字 数 216千字
版 次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895-1/G·1455
定 价 20.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序言:通过身体思考	1
1 身体之谜	16
2 肛欲的身体	32
类比推理的诱惑	33
当妇女离开房间时弗洛伊德为什么会咯咯直笑	51
3 学生的身体	62
4 女性的身体	85
萨德、母亲们和其他妇女	85
谈话片段	110
5 身体政治	142
唇形物之职能	144
性欲倒错的身体	158
6 超越菲勒斯	188
超越 <i>Jouissance</i> 原则	188
菲勒斯/阴茎:同中之异	197
7 性交	212

2 通过身体思考

一个出色的门外汉	212
对于客体的穿透	234
他者女性	251
译名、术语对照表	277
译后记	283

序言：通过身体思考

“我真的一直在探询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妇女是不是真的不能开始并最终通过身体思考，将那曾经被非常残忍地肢解下来的身体重新组合起来。”¹这段话引自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生自女人》(*Of Woman Born*)。作为里奇的第一部散文体著作，这部前有副标题、后面附加索引的作品的主题是关于母性的，但它同时也论及了在欧洲哲学传统中被称为“灵魂—肉体之困境”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事实上与母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将那曾经被非常残忍地肢解下来的身体重新组合起来”：对里奇来说，通过身体来思考主要倒并不意味着一种令人愉快的身心的团圆，一次回归自然的温暖怀抱的、具有田园风情的野外聚餐。“灵魂与肉体的分裂”这一短语本身便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其形而上学的抽象性质，即便它同时也提出了形而上学当中、以及针对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然而，里奇使用的“非常残忍”的表述却或许可以提示我们，假如我们能够作更多形而下、而不是形而上的思考的话，假如我们能够通过身体来思考灵魂与肉体的冲突这一问题的话，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冲突就会成为一个充满了令人

震惊的暴力的形象。

里奇本人的这部写得十分优美的著作里,就出现了这样的—个形象,它出现于第一章,在最后一章中又再次出现。第一章中是这样写的:“1975年,在一间起居室里,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和—群女诗人待在一起,她们中有些人是有孩子的……我们谈论诗歌,同样也谈到了杀婴现象,谈到了一位当地妇女、—个拥有八个孩子的母亲的案子……这位妇女最近刚刚犯了谋杀罪,就在她郊区住宅前面的草坪上,砍杀了她最小的两个孩子”(第24页);最后一章的开头则这样写道:“1974年6月11日,‘就是这年夏天第—个炎热的日子’,38岁的琼·米察尔斯基,—位拥有八个孩子的母亲……举起了一把屠刀,在芝加哥城外自己的郊区住宅门前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上,砍杀并肢解了自己的两个最小的孩子”(第256—257页)。正是非常残忍的肢解行为。把头颅割了下来:而这恰好代表的是灵魂与肉体的分裂。

—位母亲,亲手割下了亲生骨肉的头颅。米察尔斯基的行为似乎超出了文明的人类行为所能够承受的限度;我们义愤填膺、神智昏乱而又恐惧震撼。然而,我们的文明——它也拥有那些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并以此得意洋洋地显示我们对于自然的征服——却同样还以静默而又根深蒂固的形式,造就了—种系统化了的灵魂与肉体的分裂,这—分裂事实上也在残杀我们的孩子。正如里奇所指出的,“文化:纯粹的精神与灵魂……已经……将自身与生活剥离开来,成为只能进行定量分析的、具有抽象性质并表现出对权力的欲望的僵死的文化,这—文化在本世纪已经的的确确走向了毁灭的边缘”(第285页)。

—位母亲,残忍地谋杀了她的婴儿们,最小的孩子才只有两个月大。这—行为看上去确实是非人的;施暴者真的是—个魔鬼。然而里奇又告诉我们,在1975年,“每一位家里有孩子的妇女……

都可以从米察尔斯基的身上辨认出自身……我们向自己的孩子身上宣泄意欲谋杀的愤怒”（第 24 页）。《生自女人》这部著作不仅谈论了为人母者共有的愤怒的秘密，而且将这一愤怒看作是一种甚至更为黑暗与深刻的暴力的表面化的喷发形式，正是这种黑暗与深刻的暴力，系统化地使母性合法化为父权文化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把与人类文化、历史和政治相关的领域和充溢着爱、安顿母亲以孕育、诞生与照料她的孩子们的身体的那个世界分离开来的方式，灵魂与肉体的冲突终于使母亲变成了非人的魔鬼。

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中，和灵魂与肉体的分裂构成共谋关系的，是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分离。“当我们考察母性的建构时”，里奇写道，“没有任何象征性的建构会进入我们的大脑，其中，没有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具体化了的权威、权力，或者潜藏的和实际发生的暴力。母性能使人联想到的只有家庭，而我们都乐于相信家庭是一个私密的场所”（第 274 页）。家庭是维护个人隐私的避风港，在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下，避开了公众目光的注视。母性被禁锢在家庭的高墙深院之中。而在城市郊区人口集中这一现象的出现，又进一步使“家庭”与属于男性的城市以及对权力的操纵分离开来。在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中，城市的郊区起到了一个使母亲们聚居到一起的作用。琼·米察尔斯基将母性的暴力——这一暴力既来自母亲又针对母亲——从家庭内部带到了草坪上，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艾德里安娜·里奇又进一步将米察尔斯基歇斯底里的行为带出了城市的郊区，将之刻写进了拥有工作与意义、权力与知识的世界之中。

《生自女人》出版于 1976 年；里奇花了四年时间才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就在同一年，我经过在研究生院四年的学习，获得了博士学位，我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论题是关于德·萨德侯爵

(Marquis de sade)^①的作品的研究。1977年初,当我为了找工作而到一所大学接受面试的时候,一位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助教问我——在她的车里悄悄地——一位女性主义者怎么来对萨德进行研究。当时,我无法给她一个条理清晰而又令人信服的回答。

在萨德的作品中,哲学化的夸夸其谈和生动的性爱场景轮番出现。他把自己的哲学对话——其中包括一篇长长的革命性的论文——命名为《卧室里的哲学》(*Philosophy in the Bedroom*);这一姿态将公共话语、知识和意义引进了爱与身体专属的私密空间。通过将身体与心灵联系起来的方式,萨德创造出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兽性的形象。他将这种暴行安插入社会建构中最受人尊崇的心脏区域,诸如教堂、法院和家庭之中。萨德还使他笔下的刽子手们操着条理清楚的理性化的话语,竭尽全力为他们那些野蛮的行径赋予意义。我认为,他之所以创造那些魔鬼般的人物性格,就是为了要使它们的作者、它们的读者们与它们产生认同,作者与读者将可以从那些性格之中辨认出蛰伏于自身的不可言说而又具有侵犯性的欲望。通过努力扩大哲学的疆界以便使处于最粗暴状态的身体得以被涵盖于内的方法,萨德放宽了关于人类的定义,从而使他笔下创造出来的魔鬼们也得以被包含在其中。

萨德将他笔下的魔鬼们称为“哲学家”。而哲学家们痛恨母亲。在萨德的作品中,妇女也可以成为哲学家。女性的“哲学家们”更倾向于采取肛交的方式,都是一些擅长避孕、人工流产以及杀害婴儿的行家;在萨德的书里,一位哲学家是绝对不会成为母亲的。《卧室里的哲学》的高潮部分就是一个折磨母亲的场景。露

^① 德·萨德侯爵(1740—1814),法国作家,军人出身。著有长篇小说《美德的厄运》、《朱莉埃特》等,以性倒错色情描写而著称,曾因变态性虐待行为多次遭到监禁。Sadism,即“施虐狂”一词即源于其姓氏。——译者注

丝·伊利加莱(Luce Irigaray)在自己对1976年初版的《卧室里的哲学》进行的解读中,认为它只不过是包含了“潜伏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之下的性欲特征”而已。²

琼·米察尔斯基,那位八个孩子的母亲,显然并不拥有成为一个萨德式的哲学家/刽子手的资格。事实上,她恰恰与对最具有代表性的萨德式的受害者的描绘相吻合。然而,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在她所施加的暴力行为与被动承受的暴力行为之间存在联系的话,里奇笔下的母亲和萨德笔下的哲学家就会在灵魂与肉体的分裂被打破后形成的盲目的愤怒与不理解中迎头相遇了。

本书是将我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这十年间所写成的论文汇编而成的。文集中最早的一篇《萨德、母亲们和其他妇女》是尝试对萨德的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与母亲们的关系、以及对萨德本人生活中与母亲们的关系作出的研究。由于这篇论文是我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期间所写的,事实上它并没有能完全成功地揭示出上述关系。五年之后,我写下了《学生的身体》一文,这是我对《卧室里的哲学》一书的解读,同时,其中也包含了我试图理解“潜伏”在我选择的职业之下的“性欲特征”的种种努力。

本文集内的第一篇论文——《身体之谜》——同样也是有关萨德的讨论。我之所以选择将这篇论文放在文集之首,是因为它探索了在一个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哲学传统中,通过身体来思考的方式可能的发展与已然陷入的误区。相对而言更为守旧的哲学事业拒绝将身体视作承载知识的场域和获得思想的中介,而竭力试图抹杀它的存在,从而超越于其上,通过贬低它,将之纳入心灵的理想化了的范畴,而最终获得对它的操纵。

萨德的作品毫无疑问地体现出尝试将一切纳入逻辑学范畴的努力。然而,他本人的肉体与之发生的冲突同时又是强大无比的,

以至于他不得不亲眼目睹那一努力无可避免的失败,并演示出这样一种情景:不管愿意不愿意,肉体总是要溢出灵魂的秩序之外的。“通过身体思考”这一短语的双重内涵的并存,指出了存在于这一短语内部的一种困境,那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为了获得对身体的更为有效的控制,企图将倾听物质性的身体的最为热切的欲望与遵从日常生活的逻辑秩序的要求剥离开来,而这其实是不可可能的。

在《身体之谜》中,对萨德的分析和对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分析联系起来,而巴特的著作同样也具体展示了这两种不同的智力活动模式——一种是不可忽视的冲突,另一种是具有操纵性质的工程。巴特对于萨德的阅读系统化地削弱了进入逻辑秩序的趋向,在《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中,他雄辩地揭示了运用智力活动以操纵身体的不可能性,“身体之谜”这一短语即来源于该书。

该书于1975年问世,它不同寻常地将理论与自传结合在了一起。在后结构主义的高潮时期,法国的文学批评家打破了学者与作家的界限,同时也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第二年,艾德里安娜·里奇的《生自女人》也出版了;它同样也非同凡响地将自传与学术研究糅合到了一起。在美国激进的女权主义热潮中,诗人突进到了学术研究领域,但同时又拒绝接受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离。一个是巴特,一个是里奇:这两个人是否构成了奇特的盟友关系呢?我猜测这两本书是在两位作者互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构思完成的。但是,它们却在这位美国女权主义学者追捧法国学术的时刻同时出现,表明了后结构主义试图将这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结合到一起的梦想。

本书对上述两部著作产生的那段时期进行了回顾。那时,诗人试图写作为文献资料丰富的非小说性质的著作,而理论家也努力

想要成为“作家”，他们都在重新思考自身与身体的关系问题。他们都在对导致我们的生活与知识分离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裂发起挑战。在为这部具有回顾性质的文集搜集论文的过程中，我发觉自己也在不断地增加自传性的材料，我希望这不仅仅是由于我的自我暴露的倾向所致，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时常是通过自我的生活经历进行思考的；也就是说，我在自己进行阅读阐释的过程中苦苦追求的相互联系的链条，是渗透在发生于我自身的一系列事件之中的。

在我十一个月大的时候，我曾被一个负责照顾我的女人掐住了脖子，扔掉等死。自然，我对自己还只有十一个月大的事情是没有记忆的，我是多年之后，从我母亲给我读的一张剪报上才知道这件事的。³ 割下头颅意味着将头脑与身体分离，而掐脖子仅仅是卡断维持头脑与身体活力的呼吸而已。对于阻止我们通过身体来思考的那一“残忍的肢解”行为而言，掐脖子无疑可以算作是一种更加合适的姿态吧。

理论与生活故事之间的距离是由发生在70年代的两次格格不入的思想运动来填平的——一次是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一次是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运动。《生自女人》和《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在70年代中期承担了这一使命，并给我们带回了丰富的宝藏。本书的标题即取自里奇。它同时也是我对自己思想上接受巴特影响所做的一个梳理。他的两部著作出版的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它们使我心灵上受到了震动，赋予了我写作的勇气。其中一部是他的“自传”；另一部是《文本的快感》(*The Pleasure of the Text*)，早两年出版。在70年代，我还无法条理清晰地写下自己关于巴特的认识。《身体之谜》最早是在70年代中期写成的，但其后为了收入这部文集，我又对它作了重大的修改。文集中其他关于巴特的论文则写成于1983—1984年的十二个月之间。《性欲倒

错的身体》、《超越 *Jouissance* (享乐) 原则》和《对于客体的穿透》三篇文字都是对《文本的快感》作出的思考。

那本出版于 1973 年的书(指《文本的快感》,译者注)提供了有关两种知识模式的一个有趣的范例:一种知识模式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归类,即便那些对象受到了归类这一方法的粗暴侵犯也在所不惜;另一种知识模式则对那些研究对象保持了敏感。这一范例不仅使快乐与享乐(*jouissance*)对立起来,同时,又坚持认为仅仅以那种对立来说明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微妙关系是不够充分的,因为它们之间有时是相互对立的,有时却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之所以取《超越 *Jouissance* 原则》为文章的标题,就是想援引弗洛伊德的一本题为《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的书名,通过置换的方式,拿那种泾渭分明的区分来取笑。

弗洛伊德是本文集中有好几篇论文都涉及到的第三位思想家。他同样也在自传与理论性写作的交界地带工作,通过阐释与他的工作相关的自己的梦境与个人的历史,创造了一种科学。标题为《肛欲的身体》的一章包含了 70 年代后期以来的两篇关于弗洛伊德的短篇文章。收在最后一章中的《一个出色的门外汉》,是从 1984 年起开始写起的。所有这三篇文章对弗洛伊德进行的解读,更多地并不是聚焦于其对于主体性的论述,而是关注他自己的主体性在他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打下的印记。

里奇之觉得弗洛伊德令人失望,倒不是如人们可能猜测的那样,是由于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缘故,归根结底是由于她是一位诗人。“重读弗洛伊德,还有一些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著作……最后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是语言运用中对于语调的极不讲究。这可能源于精神分析学家们感觉自己的工作主要涉及记忆、梦境、幻觉,总之,是要达到‘科学’的水准的那种愿望;也就是说,他们错误地认为科学与诗歌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生自女人》,第

201页)。其实,如果离开主体对于它们的陈述,记忆、梦境与幻觉是不可能真正为人所知的;它们是无法获得客观的证明的。精神分析学作为对于上述种种可疑的现象进行研究的科学,一门必须经由主体的中介方能进行下去的科学,对自身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便处于极度的焦虑状态之中,因为“古典的科学是以这样的预设为基础的,那就是,主体可以而且必须彻底地被从我们关于客体的描述中驱逐出去”⁴。

在其第一部著作《梦的解析》第一版序言中,弗洛伊德解释说,他别无选择,不得不运用自己的梦境来建构与证明其理论。“可是如果我不得不报告自己的梦境的话,”他又补充说,“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是,我将不得不使自己精神生活中更多的具有私密性的内容暴露于公众的凝视之下,虽然那是我不情愿的,对于任何从事科学研究而不是诗歌创作的作者而言,正常情况下也是不需要如此的。”⁵对于弗洛伊德而言,科学家尊重个人隐私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分野,而诗人则“使其精神生活中具有私密性的内容暴露于公众的凝视之下”。弗洛伊德在梦中发现了具有私密性质的暴力倾向,而琼·米察尔斯基暴露在自己家的草坪上的,正是这种暴力倾向。里奇告诉我们,“每一位诗人都可以从[米察尔斯基]身上辨认出自己来”(第24页)。

尽管弗洛伊德确实运用了自己的梦境作为写作的素材,他在整本书中又不断进行道歉和申辩,一再为自己理论的科学地位进行辩护。尽管他所接受的是19世纪古典的实验科学的训练,但在他关于梦境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发现自己仿佛像是一个诗人了。但不管愿意不愿意,他还是蹒跚地步入了一个科学与诗歌的界限划分得并不是那么分明的知识的领域。

与弗洛伊德有关的第一篇论文《类比推理的诱惑》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那就是将弗洛伊德的著作当作文学文本来进行阅读,

弗洛伊德自己也曾经强调他的写作类似于发挥想像力的作品,通过对贯穿于他的著作前后的所有这类观点的搜集,本设想可以获得成立。这一改变文体的工作,将弗洛伊德从科学—诗歌分裂的一极之中拯救出来,将之纳入其对立面,从而通过不再对他的研究工作赖以构建的基础斤斤计较的方式,使得人们不再对有关科学与诗歌之间的明确分野的问题过度纠缠下去。里奇对弗洛伊德似乎过于心心念念地考虑对科学进行定义的古典方式表示了失望,所以她过快地将弗洛伊德与“一些弗洛伊德主义者”混同到了一起,而那些弗洛伊德主义者之所以要努力捍卫精神分析学说的科学地位,只是由于尊崇科学而贬低诗歌的处境使然。而我,正是受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吸引,即用挑战科学与诗歌之间、客体与主体之间、理论与个人隐私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的方式,来进行解读弗洛伊德的尝试。

收在《肛欲的身体》一章之内的第二篇论文,和第一篇不一样,它可以被看成是从妇女的观点出发,对弗洛伊德所进行的阅读。《生自女人》中的一个注释告诉我们,妇女有可能怎样对弗洛伊德进行阅读。“妇女在阅读弗洛伊德的时候……必须得问问她自己,不仅仅是‘我先前所接受的知识训练告诉了我什么?’而是‘我的记忆、我的性爱经验和我的梦想告诉了我什么?’”(第95页n)里奇注意到,妇女带进自己对弗洛伊德的阅读中的东西似乎确实是合适的。可以这么说,那位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正是在里奇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的,他将自己“先前所接受的知识训练”和由他的记忆、性爱经验和梦想所获得的知识结合了起来。

如果说弗洛伊德、巴特和萨德三位都作了关于身体的重要思考的话,那么,其他男性也应该能够冲破这一界限。不过为了避免使这一问题超越于社会性别之上,成为一个普泛化的人类问题,还

是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对男性来说既艰难又容易的那些方法吧。说其艰难,是因为男性必须通过与自我身体的疏离,以及对他人身体的操纵,方能获得男性的社会身份。说其容易,是由于男性其实更加有能力冒险进入身体的王国,而同时又不会被拘限在那儿。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确实是通过身体进行了思考的男性,其实更有可能被看作是严肃的思想家,并获得声誉。而女性,首先必须得证明自己是思想家,而只有妥协于约定俗成的规范,将严肃的思想与处于历史进程中的具体化的主体分离开来,妇女的这一努力才有可能变得容易一些。里奇要求女性进入拥有重要思想与知识的领域,同时又不要丧失主体精神,成为一个普泛化了的人。作为一名女性学者,我之所以胆敢将自己的研究与“自己的记忆、性爱经验与梦想”联系起来,也只是由于有男性学者在前面作出了榜样,他们向知识领域中存在的保守的分裂性提出了挑战,成为了具有影响的思想家。

除了对萨德、巴特和弗洛伊德进行讨论的篇章之外,本文集还包括四篇70年代中期写就的、关于重新写作身体的女性的论文。《谈话片段》是关于1976年的《海特报告》(*Hite Report*)的一种解读,认为这一报告其实也只不过体现了通过观念以控制身体的一种保守的欲望而已。我的解读开始于探索在一种客观性的报告的表象掩盖之下所隐藏的欲望与幻想,结束于讨论一位“法国女性主义者”富有挑衅性的形象。别的篇目则是对我们美国人称之为“法国女性主义者”的学者们的解读。在70年代,我曾经希望法国的女性主义成为艾德里安娜·里奇和罗兰·巴特的结合体,而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

《菲勒斯/阴茎:同中之异》关注的则是另一本同样出版于1976年的著作——《妇女的分配》(*Partage des femmes*),它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欧也妮·勒莫娜-吕西奥尼(Eugénie Lemoine-Luccio-

ni)的拉康式的女分析学家——在这部著作中,我发现了深受女性异性恋欲望影响的理论。我之所以为这篇文章取这样的标题,就是为了嘲笑拉康理论中对菲勒斯和阴茎作出的分离,而这一分离正具体而微地显示了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先是使菲勒斯的肉身与之剥离,然后将之变成为一种超验的东西。被剥离了肉身的菲勒斯于是在男性特质诞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以身体的牺牲为代价换取了进入精神王国的褒奖,而遗下女性特质从此陷入无力的肉体之中。

《唇形物之职能》这一篇在整个这部文集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是对露丝·伊利加莱进行的研究,她经常被别人指责为抱有生物本质主义的立场。通过集中考察她于1977年问世的《此性非一》(*Ce Sexe qui n'en est pas un*)^①这部著作,我发现她其实并没有沦入身体的陷阱,而只不过是使用了解剖学意义上的形象以革新思想,并将身体从意识形态的俗套中拯救出来而已。用落入生物主义陷阱来打发伊利加莱的倾向,正印证了将灵与肉分离的思想,它害得我们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只要对身体稍加留心,就会脱离严肃的思想。

最后一篇论文《他者女性》,是对安妮·莱克勒克(Annie Leclerc)1977年问世的《情书》这一文本的解读。它试图通过身体,来思考阶级之间的差异性。通过身体来思考对于反思社会性别来说,似乎是最为合适的,但有一个基本点,那就是我们不能将生理性别的差异排斥在自己注重身体的智力活动之外,否则我们只会使女性问题(诸如爱、家庭、性爱特征)和“严肃”主题(诸如军事史、文化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分裂反而更其得到强化,

^① 对于这部著作,国内使用的另外两种译名分别是《非一之性别》、《不是性别的性别》。——译者注